

# 佛教般若思想的現代意義

## 释觉真：

[ 作者：释觉真 来自：作者提供 已阅：2089 时间：2005-12-11 录入：foxueyanjiu ]

2001年11月6日晚，慧覺法師從上海玉佛寺打來長途電話，約我為《覺群叢書系列》第一輯(共6種)寫其中的一種。他提出了詳細的具體要求，如篇幅在8萬字左右，2002年元旦前交稿，讀者對象為初機學佛者，等等。我答應了，報的題目是“佛教善惡觀”。動筆之後，寫得還比較快。但12月20日，慧覺法師再來電話，告知“善惡觀”一書已有一位專家寫好，希望我另選一個專題。我說，那就寫《佛教智慧觀》吧。但時間肯定來不及了，我建議順延到02年2月交稿，慧覺法師很寬宏地允諾了。這是我執筆寫《佛教智慧觀》的一段前緣。

佛陀的言教、佛陀留給我們的人格垂范、佛門的法寶，一句話，佛法大海，無處不是智慧。讓我在8萬字範圍內系統地全面地完整地介紹佛教的智慧，的確非我力所能及。我只能找到一個切入點，由此揭出佛教智慧觀的核心，我想，這是我應該可以做到的。經過思索，我找到了寫作此書的切入點，即首先回答：什麼是智慧？智慧和聰明的區分在哪裏？由此生發開去，必然要提出佛教的智慧是什麼？這就自然揭出佛教智慧觀的內核了。沿着這一思路，我搜集資料，進入研究。想不到在《辭源》裏解釋“智慧”這一詞目時，竟直截了當的說“佛教指破除迷惑，證實真理的識力，梵語般若之意譯，有彻悟意。”這是直接以般若來解釋智慧的。《辭海》中解釋“般若”(prajna)一詞時，說：“智慧之意，佛教用以指如實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。為表示它和一般智慧不同，故用音譯。”這是指出般若即是智慧，而用音譯的“般若”，是為了與一般智慧相區別。(注2)可見，我們的語文工具書中也都知道：佛教智慧的核心即是般若。

### 什麼是般若？

據鈴木大拙先生說：“般若，在英文中——以及整個歐洲語文中——沒有

一個字和此字相當。因為歐洲人沒有完全相等於般若的經驗。”（注 1）在中文裏，或漢語裏，有一個詞和它近似，這就是“智慧”。般若，是梵語 prajna 的音譯，有時也譯作“班若、波若、鉢若、般羅若、鉢刺若、波賴若”等等。完整地說，般若的全稱是“般若波羅蜜多”（鳩摩羅什譯為“般若波羅蜜”，玄奘大師譯為“般若波羅蜜多”，雖多一字，實為新譯）。《大智度論》卷四十三中云：“般若者，秦言智慧。一切諸智慧，最為第一，無上無比無等，更無勝者。”可見這不是一般的智慧，而是體悟佛陀真理的一種特殊的智慧，所以又譯作“妙智慧”，“無上智慧”或中梵結合為“般若智慧”、“般若勝智”等等。

話說到這裏，要我對“般若”下一條定義，的確很難。“諸佛妙理，非關文字”。佛教，已從信仰文明上升到了親證文明，必須靠自己的體悟，即自證自悟、親證親悟而得，任何言說玄談，只恐怕越說越遠，我在講課、寫文章、回答提問時，的確常懷惴惴。

《大智度論》卷八十四中云：“般若名慧，波羅蜜名到彼岸。”這是明確的解釋：一為智慧，一為到達彼岸。合起來即是渡到彼岸的智慧。能到達解脫的彼岸，這當然是人生的最高智慧了。這一智慧，是釋迦世尊當初在菩提樹下禪定 49 日，豁然開悟，圓證無上正等正覺而得。證悟之時，他慨然嘆道：

“奇哉，一切眾生皆具如來智慧德相，只因妄想執着，不能證得。”可見，如來智慧，人人本有，人人皆具。經過諸天懇切勸請，釋迦世尊放棄了不住俗世，不說妙法，不打算傳教的初衷，才向鹿野苑走去，對其後的弟子們演說四聖諦、八正道。他講的是中道：不要縱欲，也不要苦行，這兩者都是偏執，不利於悟道修證。要行中道，只有憑健康的身體，清醒的心靈，正確的知見，明確的方向，才能產生智慧。

據《因果經》、《大智度論》等記載，佛陀最初是為舍利弗講解“般若波羅蜜多”甚深妙法的。舍利弗皈依釋迦世尊之前原本是六師外道之一的刪闍那的弟子，信奉懷疑論，始終未找到解脫法門。有一天在王舍城遇到佛陀的弟子、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(Assaji，又譯馬勝比丘)，舍利弗為他莊重的威儀、高雅的氣質所吸引，主動上前問道：“請問你是誰的弟子？令師是怎樣的人呢？”阿說示說：“我的老師是佛陀，他教我因緣之法，使我開悟，我才這麼自在。”阿說示隨口說出一偈：“諸法因緣生，緣謝法還滅。吾師大沙門，常

作如是說。”又講出“諸行無常，是生滅法。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。”舍利弗聽後，如山崩地裂，又如醍醐灌頂，往日懷疑一掃而空，即時得到體悟。他馬上帶了目犍連及其 200 弟子前來追尋佛陀。佛陀見他們來了，對他身邊的弟子們指着舍利弗說：“這位是舍利弗，是我弟子中智慧第一。”

舍利弗的智慧，是舍利弗自己親證親悟的結果。你要對佛家的智慧下一個定義，確非容易。有一次，一個外道問世尊：“您昨天講什麼法？”世尊說：“講定法。”外道又問：“今天講什麼法？”世尊說：“講不定法。”外道懷疑地問：“昨天說定法，今天為何又說不定法呢？”世尊說：“昨天定，今天不定。”一下子把全部外道破個干干淨淨——說定法，破掉了懷疑論，散漫無序；說不定法，破掉了條條框框，執着系縛。什麼是般若？我想上面兩則佛陀故事，就是最形象的解釋。

### 般若學在中國的弘傳

般若思想傳入我國有十分悠久的歷史，早在東漢晚期，大月氏僧支婁迦讖和來自印度的竺佛朔合作，在漢靈帝光和、中平年間(178-189)譯出《道行般若經》十卷，這是《小品般若》的最早流傳。儘管他的譯文“貴尚實中，不存文飾”，有晦澀難懂之處，但他畢竟第一個把般若思想介紹進來了。至三國時，支謙又改譯為《大明度無極經》十卷。其後，竺叔蘭譯《放光般若經》，竺法護又譯《光贊般若經》，自漢末到南北朝四百年間，般若學風行社會，與當時中國的魏晉玄學相互滲融，相互助長，風靡一時，並使上層社會、廣大知識界對般若特別青睞。東晉之際，名僧輩出，個個精通般若，其中，支道林(314-366)即名僧支遁，幾乎成了當時知識界的核心人物，《世說新語》中有大量關於他的故事。當時的哲學、文學、思想理論權威，主要移向了僧侶，就因為般若能出“新義”，能啟人新的思路。以致於在佛門演化出“格義”之學和“六家七宗”的生動局面。歷史在前進，印度的大乘佛教進一步傳入，佛經翻譯到了鳩摩羅什時代，般若學才真正在中國得到了空前的傳播。鳩摩羅什(343-413)不僅重譯了小品般若，又再譯大品般若(即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40卷)，而且，他把龍樹、提婆的般若中觀之學傳入中國，翻譯了著名的《中論》、《十二門論》、《百論》和《大智度論》(亦稱《摩訶般若釋論》)等“四論”。這不僅從根本上澄清了人們對般若性空之學的種種誤解，而且把般

若學從與玄學的混淆比附中解脫出來，確立了正確的清晰的以中道思想為核心的般若性空學說，這在中國佛教發展史上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。因而，鳩摩羅什在佛教譯經事業上的貢獻，以及他的著名弟子僧肇在其《不真空論》中對般若思想的深刻闡述，都對般若思想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。可以說，佛教般若學在佛教傳入中國的早期，就給佛教在中國的土壤中植根，發芽，生長發展，提供了堅實的思想基礎。

## 般若的主要內容

般若的中心思想是緣起性空。我想，介紹般若的主要內容，首先要介紹支持這個中心思想的理論基礎，就是佛教所獨有的“緣起論”。

### 一. 緣起論

人，是怎麼產生的？宇宙，是怎麼產生的？世間的一切——萬事萬物，是怎麼產生的？佛教回答說：緣起。由緣而起，由緣而生。緣為何物？緣就是條件和條件之間的相互關係。緣又包括“因”與“緣”。因是內緣，即任何事物、任何現象的內部規律。緣是外緣，即任何事物、任何現象的外部條件。比如種子，種下去，種子是因(內緣)，土壤、水份、陽光、空間是緣(外緣，條件)，有此內緣外緣，它才能生根，發芽，生長。所以佛家的緣起論，包括了內緣起與外緣起。我們認識客觀世界，事實上離不開人的自身的作用和感覺。這就有了兩類不同的因緣關係。一是客觀的，物質的。例如，琴，要有木、有柱、有弦。簫，要有竹。鼓，要有皮，有鼓身。畫壁畫，要有牆，有彩色，有筆。二是主觀的、精神的。聲音，要有聽者，要有耳、有耳的功能和耳識。形象，要有視者，要有目、有視的功能，還要有光，有眼識。若視，若聽，都必須是上述二者的結會。上述二者的存在，就是條件，二者的結合就是關係。而這二者，既不是並列的，也不是等同的，不存在誰主誰次，誰是第一性誰是第二性的，而是它們之間的結合，即“因緣會合”。這是缺一不可的關係。沒有竹，不能成其為簫。沒有吹奏者，不可能發出簫的樂聲。沒有聽的人，也無從表現為簫音之美之悲切。總之，作為簫音的產生或簫音這一現象的存在，不是某一個單一因素決定的，也不是有其“造作者”的。因為某一單一因素，都不

含有簫音的成份。只有“因緣相聚，眾緣和合”，才能產生簫音。這就是佛家的緣起論。

可見，般若思想中的緣起論，是尊重客觀事物的，是主張任何事物的產生，都是由普遍聯系和多重因素相統一的結果。緣起論告訴我們：事物既不是孤立的獨自的存在(無獨存性)，又沒有誰是“自作者”(無自性無主宰)，所以佛家並不承認有什麼“造物主”，也不承認有什麼禍福命運的主宰。當然，事物既不會孤立存在，也不會獨自運動，那麼，世界上就不存在不受因果聯系和條件制約的永恆不變的實體(無恆常性)。所以，佛說“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。”龍樹菩薩也說“未曾有一法，不從因緣生”。一切法(即一切事物)皆由因緣和合而生，因緣離散即滅。大至宇宙星辰山河大地，小至細胞原子分子，無不是緣生緣滅，緣起緣散。

## 二. 性空論

性空論，是從緣起論提煉出來的。沒有緣起論，也就沒有性空論。要用一句話來解釋這個“空”字，確實不容易。性空論是浩如烟海的佛學理論的根本基石之一，也是大乘佛教的思想核心。

空，是梵文 Sunya (舜若)的意譯。古代有多種意譯，有譯為“無”，譯為“幻”的，鳩摩羅什譯為“空”，我很佩服這個“空”譯得真好。“空”的本身就是智慧。

由於“空”不好解，不知者也就最易引起誤解。方立天教授曾經歸納了世俗中有四種誤解：一認為空就是虛無，什麼也沒有，一切都不存在。二認為空就是消極悲觀，厭世避世，一片死寂。三認為佛教講六道輪回、三世因果，既然空了，主體空，我也空，那麼載體是什麼呢？主體為誰？誰享受涅槃境界呢？四認為既然講空，無實體、無自性、無主宰、無我，那麼還要什麼個人幸福、社會理想、前途事業、人生追求？這不是跟社會相抵觸嗎？

非也。

空不是一無所有。空有不離，空有不二，空有一體。《心經》中說：“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”。不能離有說空。

空不是無，也不是數學中的零。佛教始終批判為無為零的空，稱之為“頑空”、“惡趣空”。說空就是無是不了解佛教的人說的。

空的實質是“無我”，即非自有(無自主性)、非獨有(無獨存性)、非恆有(無恆常性)，這三點在上面的緣起論中已說到了，所以“空”是緣起的內核，即一切事物、一切現象的本質屬性，故曰“空性”或“性空”。

從緣起緣散、緣生緣滅可知一切事物的存在，是無自主、無獨存、無恆有的存在，也就是不斷地發展變化(新陳代謝、生老病死、成住壞空、生住異滅)的存在，因而是幻化的不真實的存在。但是，不真實的存在之中，仍然有事物(有存在)，這是“有”。但這個“有”是不真實的(非自有、非獨有、非恆有)，是假有。其顯為有，其性為空。所以這是形而上的存在論的真諦。這是空的真理。

由此可知：般若講的是真理不能停留在現象上取得。因為現象的本質是空。真理也不能離開現象去取得，因為性空正是通過現象的不真實性而體現。真理也不能通過對具體假象的“性空”來表現，因為性空不僅表現在特定的假象上。但真理也不能離開具體假象的“性空”來表現，因為真理正是存在於具體假象的“性空”之中。這就是般若學，就是佛家的一種認識世界的思維方式。於是，般若性空，又會常用下列表達方式：

無住(思維不住於名言，即不停留在名相概念上)。

無得(思維對象的“自性”無所得，即無自主、無獨存、無恆有)。

無相(思維不要執着於事相、假相、現象)。

無生(思維現象即生即滅，無生無滅，不生不滅)。

現象為有，本質為空。人生一切，宇宙萬有，皆由緣起，緣起為有。緣生緣滅，緣起緣散，所以其性本空。從人來說，叫“無我”；從宇宙來說，叫“悟空”。這既是佛教的認識論，也是佛教的方法論。

### 三. 漚和拘舍羅

“漚和拘舍羅”是梵語，意釋為“方便勝智”。也稱權巧方便，或方便善巧。簡稱“漚和”，因此，也就簡譯為方便，或“權”。其含義，是指運用般若智慧(即上述緣起性空的認識論、方法論)去對待、處理、解決一切人生現實問題，去適應、隨順、化導、溝通一切社會關係，當然也包括因時因地因人、應機契理的弘傳佛法，廣度眾生。因此，漚和拘舍羅，是溝通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座橋、一根紐帶、一種介質。般若與漚和，二者不可分割。般若是成佛之

母，漚和是般若的具體運用。般若與漚和的形象化說法，就是“馬列主義靈活運用”。沒有般若，“漚和”就失去了靈魂，失去了方向；而沒有“漚和”，般若就無法實踐，不能深入人間。

佛教既是理性的宗教，又是實踐的宗教。信，修，行，信是前提，是基礎，佛法大海，唯信能入。修是轉變觀念，接受真理，由迷入悟，真修實修。行是實踐，力行不懈，躬行不輟，不達目的，誓不中止。儘管我們有虔誠的信仰，有對般若的堅信和理解，如果不以般若思想指導自己的修習，落實於自己的行為之中，那麼，恐怕只能是一個教條主義或本本主義者，口惠而實不至。要修習，要實踐，要化般若為弘法度生的舟楫津梁，那就不可能不運用漚和拘舍羅。因為，沒有般若的善巧方便，就不可能走上大乘所指引的濟世利人、弘化度生的道路，也就不可能以出世精神去做入世的事業，因此就不可能達到踐行般若的目的。是否懂得運用或具備般若方便，也就成為大乘區別於小乘的一個重用標志了。

漚和不能離開般若，般若是方向，是核心。般若也不能離開漚和，有漚和才有般若的運用和體現。我們今天提倡人間佛教，強調佛學的生活化，重視人間，重視人生，重視人類自身，就更尊重善用漚和般若了。

### 般若思想的現代意義

多年前，我在上海靜安寺居住時，有一天，正在上海某大學讀研究生的一位弟子走進我的書房，說：“師父，這幾天我的煩惱太多了。”當時我正忙，顧不上招呼他，只脫口而出：“你煩惱太多，說明你沒有智慧。你煩惱太多，說明你有業障。”想不到他大吃一驚，連忙告辭，邊走邊說：“師父，夠了，夠了。”合十作禮而去。

般若幹什麼的？般若就是對治煩惱的。般若就是幫助我們消除業障的。般若就是指引我們走出迷誤的。

我曾經在我的一篇文章中（注3）談到我們總習慣在“國家、社會、歷史”這三個維度中思考問題，而缺少了、忽視了另外三個維度的思考：即人自身的本體維度的思考（人為什麼活着？人生存的意義是什麼？人應當怎樣活着？）本然維度的思考（人與自然的關係，即人與生存環境的關係，人的內宇宙與外宇宙的關係，兩者關係的本質是什麼？）本真維度的思考（即超越現象世

界、超越經驗世界、破除迷誤虛妄、對真如世界的體證)。人類一天不認真解決這三個維度的思考，一天就不能擺脫生命的迷惘，精神的恐懼，生活的困擾，一句話，就不能安身立命，心無寧日，身無清淨之時。

我們現在有了一個新詞，叫“現代都市病”。又有一個新詞，叫“亞健康”。名曰“都市病”，難道這病農村就沒有？名曰“亞健康”，難道“亞健康”之外就沒有隱伏着更可怕的不健康？我常聽到的一句話是“活着真累！”我作講座時，常遇到的一個提問就是“怎樣面對壓力？”

人因壓力而累。人又因累而無力抗抵壓力。這累，這壓力，就成了某些現代人憂慮、恐懼、不安、煩燥、失落、空虛、迷茫、無助而陷入緊張、衝突、矛盾與危機之中的一個形象概括。我的老師釋迦牟尼告訴我：“有病需用藥，無病不須醫。”這累，就是病。這壓力，本來可以變成動力，現在壓力吃不消了，成了阻力，成了壓垮身心的殺傷力，這也是病。什麼是“病”？一切阻礙、阻滯、業障都是病。病根在哪？病根病源都在自心。要找醫，佛是大醫王。要用藥，般若便是最聖最靈的藥。

般若智慧的基礎是緣起。緣起就是關係論，條件論。事情成功，靠的條件具備，關係良好，你應感恩。事情不成功，是條件不具備，關係未具足，何須煩燥？如果失去了條件，沒有了關係，一切都不存在了(就是緣滅)。那些情迷情痴，不懂得這個緣起的真理，關係變了，原來的條件不再存在了，你還妄執幹什麼？“法不孤起，仗境方生；道不虛行，遇緣即應。”這是佛教的緣起論。馬克思說：“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係和一切自然關係的總和”，這就是馬克思的緣起論。這就是緣起的真理性。

般若智慧的核心是性空。緣起只是現象，因而名是假名，有是假有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虛妄不實，本質為空。有些夫妻，過了一輩子，恐怕還沒有真正愛過對方，五十年如一日，他們不是用愛維系的，是用道德、用責任和義務來維持了一輩子。一輩子是現象，愛不愛只有本人自己知道。這也是不真實的，這就是空。佛家講真俗二諦。空是真諦，不空是俗諦。二者並不矛盾。二諦可以圓融。龍樹菩薩提煉出“八不中道”來，把性空的認識論又深化了。“不生不滅，不一不異，不常不斷，不來不去。”萬事萬物皆由因緣而生，沒有自性、自體，不自生，不自主，所以不生。但這不否認現象為有，所以在現象，不滅。任何事物的本體(本性)只有一個(空)，所以不異。但其表現

形態，各各不同，所以不一。任何事物都在發展變化的運動狀態，變無止息，不能恒久，所以不常。變化永不中斷，也永不間斷，前後相續（這又是常）所以不斷。因緣聚合，都是暫時的，有條件的。我們的遭遇現前，都是現前聚合而成，不是古代留到了今天，所以不來。今天也不會回到古代，所以不去。這個“八不中道”把“空”說透了。這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，對本質與現象，一般和個別，普遍性和特殊性，可說是最本質最透徹的揭示。從彼此依存的关系來看（緣起就是關係），就要懂得珍惜關係，重視關係，維護關係，尤其維護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微妙性，而不要破壞關係。保護關係，就是創造條件。所以佛教徒叫廣結善緣。未成佛道，先結人緣。小到一個家庭，你要維護家庭關係；大到一個集團，一個單位，一個國家，你都要維護上下、左右，領導關係，同事關係，社區關係。佛教提倡的五戒十善，就是調整一切關係，解決一切關係的最佳原則，最上規範。既然事物處於運動發展變化之中，人生就是一個過程。要珍惜每一個過程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講求生命狀態，生存質量，不要自我萎縮（自輕自賤），也不要自我膨脹（自狂自逸），不要沉浸於過去的痛苦（過去已經過去），也不要憂慮於明天的死亡（未來還沒來），活在當下，當下就要耐心面對。有些人，什麼都不缺，洋房、汽車、美女、美食、證券、股票、名譽、地位、權勢、僕從、應有盡有。唯獨缺了心靈的健康，缺了人生境界，缺了對自身的認知，缺了精神的滿足感。一句話，少了智慧。什麼叫危機？在利不知害，在害不知利，就是危機。一個人失去了方向感，失去了自控力，就是危機。一個人，能拿金錢買到的，他都有；用金錢買不到的，他都無，他物質豐盈，而心靈一片空白，這就是危機。請從般若找回自我吧！現象不真不實，不要我執，更不要我慢、我嗔、我痴，保持一顆平常心（無分別心）、清淨心（無染污心），不要所求太多，所念皆妄。世界有了佛教的空觀，人人有了佛教的空智，必然互相關懷，和平共處，人人皆有慈悲心，壓力自然變成了前進的動力。方立天教授說得好：“所謂智慧，是既能明察一切事物的是非、真假，又是能正確取捨、斷除煩惱、解除痛苦的能力。而愚痴恰恰相反。真正的智者都必奉善行，而愚者必作惡事。”（注4）般若就是這樣的智慧。讓我們學習般若，實踐般若，只要領悟了般若智慧，而又運用般若智慧於我們的生活（學習、工作），管理好自己的生命，則人類與世界的前途，便開啟了一條充滿希望與走向健康的幸福之路。

註：1. 《悟徹人生——佛教智慧觀》P. 6，(覺真著，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)

2. 《禪與心理分析》P. 123(鈴木大拙、弗洛姆著 孟祥森譯，志文出版社 1998 年)

3. 《保護環境是造福》，見覺真法師《此心安處是吾鄉》P. 66(東方世紀雜誌社)。

4. 《中國佛教哲學要義》P. 87(方立天著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)。